

莫拉克風災後遷到山下的部落小學 實踐民族教育歷史進路現象

モーラコット台風災害後の下山先の部落小学校で実践された民族教育の軌跡
The Practice of Aboriginal Education of a Community's Elementary School after the Typhoon Morakot Disaster

張新榮 (高雄市民族大愛國小校長)

2016年3月29日民族大愛國小自主向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實驗教育審議委員會申請「Bunun：多族」的民族實驗學校審議通過。希望透過民族教育的實踐，而達到文化自信成山、文化公民成海，在創傷後瓦礫堆間，埋下永不止息的巴楠花 (padan) 種子。

歷經風災遷校「民族教育」的需求更為迫切

從山上部落搬到山下新聚落，身為教育工作者第一個直覺就是傳統文化的「傳承危機」，這一群部落的孩子離開熟悉的「部落情境」到山下的「多族群新聚落」生活與求學，進而產生更多的文化衝擊、生活適應與未來定位等問題。

山下的聚落不再只是「單一族群」，而是來自各個風災的原鄉部落與非原鄉村落。對於長久習慣在山上的布農族小學來說，除了完成「一般教育」的目的，還肩負「民族教育」的傳承，甚至還面臨了在「族群多元組成」與「實施民族教育」平衡間的問題。我們思考從族群歷史的倫理角度，重新深思定位這個山上



的布農族小學，如何與山下的眾多族群小學相互連結，透過「Bunun：多族」民族實驗教育課程，逐步展開了「布農思想：多族意識」的民族教育傳承與跨族群人才培育的第一步，實踐「Bunun：多族」的新教育模式，是對主流教育場域實踐者的提醒，「漢族：小族」傳統模式的轉化與反思「十二年國教課綱願景：成就每一個孩子的教育目的，真正落實族群全人觀的人才培育具體實踐與長期經驗解構。

發展民族教育為人才培育集體權的第一步

原住民族的孩子升學背負兩個重擔，一個是主流社會的刻板印象，另一個是升學競爭人才培育迷思，因此推動民族實驗學校理念「文化自信」為起步，其重構層面有三：

一、文化瀕危，歷史實踐：解構生命歷程的刻板印象，轉化成「文化自信」並實踐文化公民意識理念。透過「民族教育」的紮根「四祭四學力課程—秋學進倉祭、冬學年終祭、春學播種祭、夏學射耳祭」，從幼兒園到國小六年級，以「傳統小米文化與生活族語」交引運作成為每年作息循環日長時間，讓孩子漸漸熟悉族人的生命哲學觀，並逐步連結部落社區一步一步讓文化祭典生活圈儀式成為日常生活作息。

二、資源不利，價值重整：解構傳統長期學習落差迷思，轉化成持續尋找原民人才培育方法與價值。從教育部人才培育統計數字，原住民族長期缺乏「自然科學人才」，這是國家教育人才培育制度的迷思，對於原住民族傳統與山林海洋生活型態，理想上會出現生物學家或有興趣自然科學的探索人才。因此，學校透過課程的重新規劃，實踐以「民族教育為土壤，落實「四學力人才培育為願景視野」（文化力、升學力、科學力、美學力）。

三、內省意識，長遠動力：解構長期弱勢慣性形象迷思，轉化成持續加強部落責任意識與族群人才教育。此層面是實踐民族教育集體權利的第一步，對學校來說，轉型進入「民

山下的聚落不再只是「單一族群」，而是來自各個風災的原鄉部落與非原鄉村落。對於長久習慣在山上的布農族小學來說，除了完成「一般教育」的目的，還肩負「民族教育」的傳承，甚至還面臨了在「族群多元組成」與「實施民族教育」平衡間的問題。



族實驗學校」是保障學習權的品質與取得家長的信任，「民族教育課程實施」需經歷：「文化自信醞釀、試作、修正、發表、自主申請實驗學校、深化民族教育為根、開展四學力人才培育思維、漸進成為文化公民社會」的團隊專業修練階段，為避免「落入民族實驗學校的風潮與傳統績效取向」，學校在申請實驗學校之前已進行3年的民族教育的實驗課程並漸進轉化為一般教育內容進行文化教學，並在團隊專業上獲得教育部的肯定，也獲家長的信任，進而自主申請轉型為「民族教育為本定位 Bunun：多族—四祭四學力人才培育實驗學校」。

文化自信成山，文化公民成海

民族實驗學校的目的並不是唯一的民族教育呈現形式，長期以來民族教育的視野一直停留在理論，真正落實在教育場域仍是起步階段，透過全國原住民族重點學校的集體權利實踐，更能展現多元的民族教育形式，這樣的行動，來自於內省意識，透過擴大連結部落的集體權利，真實落實文化人權與實踐文化公民意識的理念，不斷尋找原民人才培育方法與價值，展現「文化自信成山，文化公民成海」的原住民族教育觀，最終培養未來外部多元就業人才與內部原住民族自治人才，分享共管「山與海」的多族共榮與永續文化的公民社會。◆